春秋比事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比事卷三

宋　沈棐　撰

魯

隱公

攝位非正

三傳皆稱公遜桓之志今攷之經人君繼立當書即位以正其始而公之元年不書即位入國必告廟行飲至之禮而入不書至凡國之大夫鮮有不稱族者説者謂

隱不爵命大夫故經稱無駭翬俠三大夫皆不稱族此皆隱公志在遜桓而不以人君之禮自居也五年書考仲子之宮說者謂仲子桓公母也隱既有授桓之志故為桓立母之別廟成其為夫人以此考之則三傳遜桓之說信矣然則遜桓正乎曰不正隱之與桓皆媵隱長又賢固所當立不能斷以大義而猥欲遜桓以邀謙遜之名至其末年卒被篡弒實隱有以召之也

及宋鄭仇好

按隱九年及宋人盟于宿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秋翬帥師會宋公伐鄭始與之盟中與之會伐則曾宋交好非一日固當恪信執義久而不渝以同恤社稷可也然鄭以四年被伐故至六年而來輸平八年而歸祊邑隱公於是貪得忘好敗宋人之盟故於十年會鄭伯于中邱翬遂與鄭伐宋復敗宋於菅連取其邑是隱公一渝宋盟而三獲邑也隱惟土田是利棄信義而不顧使宋復以邑歸之則又當背鄭而更與宋矣幸其在位不久

故時來之會入許之師與鄭終好無可尋之隙不然則無厭之心未可知也

事齊伐邾

齊與魯鄰國也邾與魯亦鄰國也考之經六年公與齊盟七年而齊來聘九年公會齊侯于防十年復會于中邱夏又會齊伐宋十一年又與齊侯入許終隱之世與齊同好不聞小有侵伐盖魯畏齊强而奉事之謹故經之所書有盟會而無侵伐者良以此也及邾以弱小之

國介於魯境雖元年公與之盟至七年則伐之矣使隱公待邾之心如待齊之心則安有敗盟伐邾之事嗟乎隱公畏強凌弱以啟後世之爭端其春秋之罪首乎

與戎盟會

或者以為隱公與戎盟會猶愈乎衛邢之滅葢以戎狄豺狼心狠易肆方其強不可仇固當柔以餌之則與之會盟其勢有不得已者然考之經戎與諸侯未嘗有盟會之文而隱獨與之交好及會潛矣未幾而復盟于唐

如舊婚姻終至蠻夷交亂中國盖隱之作俑也

受聘不朝

周官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則天子故有聘問之禮然諸侯四時述職莫敢怠遑故天子行聘於諸侯所以答其誠意而通上下之情耳隱公在位十一年未聞一至京師以脩朝覲之禮而天王來聘者二七年凡伯九年南季以魯為周之宗親世秉周禮賢如隱公且不能率先諸侯盡尊王之義吁周室其衰矣乎

始失禮

隱公失禮者二考仲子之宮矢魚于棠是也左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諸侯所以昭示子孫不可不謹也隱公矢魚於棠至莊公則如齊觀社隱公考仲子之宮至莊公則丹楹刻桷究莊之過未必非隱啟之也至其末流抑又甚焉春秋謹始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惡隱之甚

桓公

不書王

君臣兄弟夫婦人之大倫也而桓公亂之故生非正立死非正終按其罪惡以第羣公猶春秋之禁逆也盖隱公之與桓公以分言之則有堂陛之嚴以親言之則有手足之愛隱公有遜桓之心而桓遂起簒逆之惡則其不臣不弟甚矣故春秋於其首年特書即位此正名其罪言其不正無君而自立也考之經桓公在位十八年唯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所以正其終明桓躬蹈大惡

故終始以王法治之若曰桓雖無王王法固在聖人書
王以顯其惡所以懼亂臣賊子之心也二年亦書王者
為其宋督有弑君之事故亦以王法治之誅宋督所以
絕桓也又於十年書王者春秋未嘗十年無王十年無
王則人道絕矣此春秋之大閑也盖桓篡弑自立始起
於不君不君則無王無王則不天故經於四年七年不
書秋冬十四年有夏無月十七年有月無夏所以示不
天之意也嗟乎桓公蔑君臣之義傷兄弟之恩亂人倫

而不恥安能正夫婦之道哉觀其結婚于齊春秋書曰公子翬如齊逆女言逆之不以禮也又書齊侯送姜氏于讙言送之不以禮也又曰公會齊侯于讙言會之不以禮也諸侯親迎不使卿父母送女不踰境翬逆而齊侯送之既皆失禮而公又往會則婚姻失道莫此爲甚至其末年親會齊侯于濼遂以姜氏如齊旋致肘腋之禍殞身辱國貽笑後世原其始之不正故終及於禍如此在桓固不足責而禮義凌遲人倫衰絶良可傷也

好鄭仇宋

好鄭仇宋自隱公已然及桓即位其間反覆尤甚元年以鄭伯許田之故與公會盟二年公會鄭伯以成宋亂自是數年無復侵伐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鄭仇魯故十一年復修宋好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又會于闞十二年又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二年之間會盟者六魯之好宋非不勤而宋終不協於魯原魯之初怨鄭棄好及來戰故激憤而交宋宋以魯不誠其好故會禮未

終而背心起矣公於是即鄭仇宋是年與鄭盟于武父
遂與鄭伯伐宋十三年復會鄭伯與宋戰而敗之十四
年公又會鄭伯于曹而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及十五年
鄭厲公出奔於蔡而世子忽復歸于鄭厲公宋雍氏出
也故公會宋公伐鄭以納突至於十六年又會宋公于
曹遂與宋公伐鄭於是魯復與鄭仇矣大抵宋鄭積憾
其來久矣而魯介其間與宋則背鄭與鄭則棄宋勢不
兩立義忘久要交兵結怨殆無虛歲誠春秋大亂之本

也

齊魯交怨

齊魯鄰國世為婚姻而仇好不常於桓為甚觀其初繼前好二年會于穀三年會于嬴秋娶於齊會於讙而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合黨締交可謂固矣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而齊遂稱兵不顧姻好故經書來戰于郎言曲在齊也十三年齊以郎之戰未得志於魯因宋鄭取賂之仇帥衛燕宋以伐魯桓嘗親紀鄭故以紀侯鄭

伯以敗齊師四國稱師者惡其無名之衆殘暴於干戈不道之甚矣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於是復修齊好而左氏以為定許十七年又盟齊侯于黄左氏以為平齊紀且謀衛也夫齊魯衛積釁交怨不能自固二國之歡而區區平定不亦左乎故黄之盟口血未乾遂及齊師戰焉終乎十八年復會于濼而内淫不制殞身於齊盖桓公自取之也

朝聘于桓

桓有簒逆之大惡天子當誅不當聘諸侯當討不當朝
凡書朝聘皆惡之也然攷之羣公雖有朝聘之文惟桓
居多凡言聘者三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
家父是也言朝者七二年滕杞六年紀侯七年穀伯鄧
侯九年曹世子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是也夫以桓之
不道宜棄絕於當時使不得與諸侯齒而其朝聘獨多
於羣公意其暴横自肆故小國畏之天子禮之聖人備
書於冊以明春秋之世禮義淩遲而簒逆者得以逞其

志也

桓書烝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桓公一書有年宣公一書大有年而四時之祭唯桓書烝嘗各一而餘皆不書蓋桓篡弑自立宜饑饉屢臻而反獲有年之報故聖人以非常書之曰有年者言其不宜有也烝嘗所以事宗廟桓負大逆不以義享先君而區區區薦著以為禮則先君將吐其祀其何福之有故獨於桓書烝嘗蓋為此也

狩郎大閲

經書狩三大閲一於莊公書公及齊人狩于禚盖為齊人書於哀公書西狩獲麟盖為獲麟書唯桓狩于郎獨譏其狩盖桓篡逆不道不能反身修德四年狩郎六年大閲徒阻兵安忍以為威強而已故聖人書之以見意

凌蔑小國

隱元年盟邾于蔑七年伐邾至桓八年復有伐邾之役及十五年邾人來朝故十七年始與邾儀父修好則桓

凌蔑於此可見

莊公

不道有三

魯十二公驕淫不道莫甚於莊公攷其行事其罪之尤者三忘廉耻而事仇讎一也蔑禮教而急婚姻二也忽灾異而尚奢侈三也始桓與夫人如齊以致彭生之禍則莊公於齊義當有不共戴天之讎固宜嘗膽痛心強兵力政內以防閑其母外以問罪於齊焚舟破甑卷土

一戰以雪父仇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忍耻坐視文姜恣桑中之亂且復委身事齊連歲奔走不知莊公之心其有父乎其無父乎以國君而無父謂之禽獸可也有父而忘父之讎是無父也嗚呼天下安有無父之國而莊公忍為此哉是以春秋所書元年夫人孫于齊二年會齊侯于禚三年溺會齊師伐衛夫人如齊者再而公不禁反連讎敵之人以伐兄弟之國則公之無耻不義甚矣四年姜氏享齊侯于祝邱冬公及齊人狩于禚五

年姜氏如齊師冬公會齊人伐衛六年齊人來歸衛俘夫姜氏之與齊侯始享於祝邱至於如齊師則其淫亂尤甚於前莊公之心亦可醜矣方且與之出狩與之伐衛而又受其俘是姜氏之醜愈著而莊公之事齊愈親也七年姜氏會齊侯于防冬會于穀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夫市井小人忘義而忍交讎人者以利奪也今莊公收事齊之惡於己歸降郕之利於齊是小人之不若矣唯九年以伐齊納糾與齊侯戰于乾時至

是始與齊戰雖魯弱齊強不免於敗使莊公即位之初能舉是戰以雪桓之耻則師雖不利君子猶將取之而莊公之戰能用之於子糾反不能用於其父不亦左乎前所謂忘廉耻而事讎敵者此也　如齊納幣逆女婚姻之禮春秋之所甚嚴也齊與魯雖世爲婚姻然莊公父弑母亂有重讎於齊雖百世絶之未爲非義今乃急於結婚不顧父母之大辱固已不勝誅矣而又不待親迎之期奔走齊境亂違禮典其惡不亦甚乎故二十一年

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夫三年之喪古
今通義雖閭閻市井亦不敢廢先王之禮莊公身為國
君而敗俗亂常居喪納采是與禽獸等耳故二十三年
公如齊觀社又及齊侯遇于穀冬又會於扈二十四年
遂如齊逆女原莊公之心蓋以夫婦重於父母婚禮急
於喪制今姜氏既終唯懼齊之我絶也是以不顧讎而
交婚不終喪而納幣而又急急於會盟以求媚於齊且
如齊而逆女夫親迎雖古有之然諸侯親迎當迎於其

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社稷宗廟遠適他國而逆婦者乎然則經書公如齊逆女者譏公越禮而如齊也前所謂蔑禮義而急婚姻者此也　城築宮廟春秋之法凡城築之妄興宮廟之踰制必書於冊不隱焉者所以防僭亂抑奢侈節財用重民力也周室中興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載於斯干不幸東遷之後諸侯僭侈禮制放壞宮室輿築競為奢異而莊公最其甚者故二十三年書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而是年

姜氏入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原莊公之心葢欲崇飭
宗廟以夸齊女將為廟見之美觀而忘其奢侈之大惡
自後連歲災異數示警戒而莊公不恤天變侈心日滋
是以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六年冬日食二十八年冬
築郿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二十九年新延廐秋有
蜚冬城諸及防三十二年城小穀夫大水日食矣而且
築郿無麥禾告糴矣而且新延廐有蜚矣而城諸及防
日又食矣而三築臺不雨矣而城小穀是莊公之心不

惧天變不恤民力惟城築是務宜乎春秋書之以甚其惡前所謂忽災異而尚奢侈者此也

伐戎

魯自隱桓與戎會盟至莊公始伐之夫戎之不可不伐久矣必其勤脩國政在己無慝而後能攘却之耳今莊公驕淫不道政彫民疲遂致蠻戎醜類得以乘間侵侮而莊公搏手無計俟其既去使往追之其來既不能禦則去而追之何益也是以十八年書公追戎於濟西蓋

病公之追戎也追之無及如二十六年書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書至者危公之伐戎也追之伐之皆不能成功故攘郤之功歸於齊侯是以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者所以愧魯也嗚呼魯以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土地之廣人民之衆非不可以致伐也而莊公疲弊國政不能成功反借力於人以禦國難其不同邢衛之滅亡幸矣

閔公

遇弒責季子

按左傳莊公薨其子繼立者三般閔僖是也子般出於孟任閔公出於叔姜僖公出於成風其弟三公子慶父叔牙季友所謂三桓也始公疾問後於叔牙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欲立子般季友之意以公黨氏之合嘗以夫人許之故公死之後欲實其言遂酖叔牙而立子般及子般即位慶父爭立遂賊子般而季友奔陳閔公繼立

按杜注云閔公莊之庶子僖公閔之庶兄則僖與閔皆

庶也而僖為長曷不舍閔而立僖蓋閔公哀姜娣叔姜之子哀姜叔姜則皆齊女也故齊人私閔公而立之非禮也夫閔公冲幼初嗣國統而慶父爭權魯國多難故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氏于陳以靖國難經書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蓋魯借力於齊欲以除慶父之惡故仲孫來者省魯難也及二年公薨左氏備載其事以為慶父弒之既弒而奔莒季友乃立僖公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而縊自是魯難始息矣夫以

季友之賢舉國仰望然當子般被弑不以死守乃避難出奔陳及閔公既立盟齊侯以召之季子始歸夫公之所以眷眷於季子者蓋將以除慶父之惡輔已而安社稷者也及其來歸公卒不免於慶父之手則罪於季子可知矣或者恕之以為子般既死閔公未立魯國之祚危如綴旒使季子不去則禍并及於季子死則魯統絶矣故季子去之所以存魯也逮其歸魯而慶父暴横盤結已久未能遽誅遂致閔公之弑原季子之心非不欲

殺慶父特勢有所未可耳是不然古之賢者當危疑之時負幼君之托必也忠足以犯難智足以應變勇足以濟功然後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而不負其所倚今季子始以死奉般已弑乃避難奔陳是不忠也魯有君而歸不能即誅慶父而稔成其舋是不勇也慶父之惡煽焰於魯雖庸人孺子亦料其必變以季子之賢禍萌而不知變起而不測是不智也夫既無忠以死難勇以赴功智以應變而欲任魯國之託要賢者之譽不亦難乎三傳

以經書其字且曰來歸皆見取於聖人殊不知其書來歸者乃外之辭也嗚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難其人也久矣閔公幼年即位遭值多難國勢委靡所望以扶持者季子一人而已而忠義不立臨難苟免卒使閔公不得死於牖下豈不哀哉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既不能霸諸侯又不能恪守信義以衛中國

魯十二公唯僖最號賢君其終始值齊晉更霸與諸侯

從盟會是時強楚畏服中國帖然故侵伐之事罕見於經方小白主霸從盟會者凡十元年會檉四年會伐楚五年會首止六年會伐鄭七年會甯毋八年會洮九年會葵邱十三年會鹹十八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是也唯二年貫之盟三年陽穀之會經不書公然二會齊霸最盛雖遠國亦來特舉齊宋則公與會可知也逮重耳既興一戰敗楚公與會盟者三二十八年踐土温二十九年翟泉是也夫以僖公之賢守土東藩固可以興霸

業尊周室以光周公之烈在位三十三年卒不能率諸侯圖霸而使其功歸於齊晉豈可謂之賢哉小白既霸公親受盟當固信堅好無渝附齊之心可也及齊侯既沒十八年宋公連三國伐齊公雖有救齊之美然自是以來與楚交好故二十一年楚來獻捷於是有薄之盟至二十六年齊兩侵我公子遂如楚乞師伐齊取穀始附楚而離齊矣二十七年又會楚盟于宋則與楚交好如此之固說者以謂齊師見侵公當報齊連楚伐齊非

公罪也是不然夫楚以荆蠻醜類陵駕中原小白既没
所賴合諸侯以折服之者在魯宋諸君爾今公既不能
服之又且忘齊大德援楚之强以報齊役是重可罪也
且使魯必於伐齊而求援於人則帥中國之師同以赴
難將無不可安可背華即夷以長楚之驕暴哉及二十
八年晉侯舉城濮之戰公又不與意者得楚之助挾兩
端以覬望楚勝則附楚晉勝則從晉幸而晉侯兵威亟
振大衂楚師紹霸中國故踐土翟泉之盟温之會奔走

晉命不敢向楚嗚呼賢如僖公詩人頌之猶不免視夷
夏強弱以為向背況其他乎

伐邾

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加兵於邾者六元年書敗邾師二
十一年書公伐邾二十二年書公伐邾取須句及邾人
戰於升陘三十三年書公子遂帥師伐邾是年公又伐
邾取訾婁書敗一書伐二書伐而取邑者二及戰者一
夫邾魯附庸之國常朝於魯自隱桓以來雖間與盟而

每被侵伐然未有如僖之甚者考桓以來至僖之時郳當來朝則僖之數加侵伐者切意自恃其賢故責郳之不朝尤深也夫公以賢自居則當帥先諸侯朝覲天子然後可以責人爾在位之久未嘗一至京師至若天子以三公來聘乃遣一大夫報之則僖之不君蓋有甚於郳子者已則不恭而反傲然責郳之不服賢者固如是乎是以春秋書伐書取書戰皆以罪僖公也經書公如皆朝也内諱朝故以如書之

不朝王而事齊晉

自隠桓莊閔未嘗事齊晉至僖十年始書公如齊及十五年三十三年書公如齊者凡三而大夫書如齊者三如晉者二當時小白重耳未嘗遣使聘魯而魯數往事之者蓋以二公主霸威令行乎諸侯故公與大夫奉事之禮如此其謹也説者以為齊晉既霸糾合諸侯抑強楚尊王室而公能附從以託於名義有足嘉者故春秋書之是不然春秋之義莫大於尊王罪莫大於不尊王

攷之於經踐土之盟溫之會雖兩書公朝於王所然不能朝於京師反使天子委身從之雖曰朝王猶不朝也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取濟西田而公子遂復如晉夫以天子之尊屈三公之重下聘於列國其禮之可謂至矣僖公不能因是以朝王乃使陪臣報聘況仲遂之出意在適晉以取濟西之田又非主於朝王也夫天子之聘而已不朝大夫報聘而禮不專則公尊王之心果何在哉待天子蔑然如此

至於齊晉則連車結軌切切然奉事之不暇其貢文武周公之制葢亦甚矣大抵春秋之世列國諸侯皆以強凌弱齊晉強國則甘心事之至於周室凌遲天子微弱刑威既不加於諸侯是以諸侯視之僅若滕薛之君耳可勝歎哉

書不雨

春秋書不雨三公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文二年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皆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按穀梁云僖公每於首時三書不雨者勤雨也勤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至文公則歷時不雨不言不雨者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發微亦言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惧灾之甚也文公三時不書惡文公無閔雨之心則春繫之以王時向使莊公之年如僖不雨則聖人書之亦當等於文公矣豈復繫之以首月哉用是以觀聖人之戒畏天恤民可知

文公

始附晉而易齊終如齊而疎晉

魯君之事齊晉久矣葢當僖公時齊晉更霸而齊與魯壤地相接世為婚姻尤其親者魯所奉事之禮當不減於晉可也然考之文公自即位之初敦睦晉好比歲奔走而待齊蔑然至十四年以叔姬之故交兵於齊始結盟會而事晉頗簡故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二年及晉處父盟是年公孫敖又會晉士縠盟三年公始如晉及晉

侯盟蓋去年公及陽處父盟嫵大夫與君伉故次年遂如晉改盟而與晉侯盟也夫晉與魯雖強弱不等然皆列國諸侯也今晉以大夫盟可謂輕魯矣公不之恥既越禮與盟而又親往朝晉就盟晉庭則屈身辱國於此為甚其所以事晉者反同一大夫耳及五年公孫敖如晉六年季孫行父如晉冬公子遂如晉會葬八年晉趙盾盟于衡雍十一年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匡十三年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及晉侯盟十五年季孫行父如

晉冬又就盟凡此公如晉就盟者二大夫如晉者五大夫會盟者四盖公自即位以來所以事晉者如此其謹也至於齊則自元年公孫敖一往聘之其後不過納幣逆婦兩至齊境至盟好朝聘之禮則蔑然矣有朝聘會盟所以講信修睦輯寧邦國則弱小之國勤事大邦固所不免也今魯公始則附晉而易齊及齊見伐則好齊而踈晉始終反覆不能自固於未患之前而見屈於臨難之際以苟紓禍患何使晉復加兵又將背齊乎嗚呼

國君無禮以自固則納侮於人固其宜者此魯之削弱所以自文公始也

大夫始僭

春秋以文公以來各變文示義蓋當是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盟會侵伐之事始專於臣下今攷之經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始專會也二年及晉處父盟此始專盟也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鄭人陳人衛人伐沈此始專伐也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是二

大夫專盟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始專會戎也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此大夫專救也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此二大夫專會也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内臣始專城邑也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此二大夫同如國也夫自隱公以來内臣嘗出會矣未有獨會一國諸侯者至此元年敖會晉侯所以為專會之始也嘗有兩國盟矣未有大夫自盟諸侯不聞逮十四年以叔姬之難單伯始如

齊矣攷左氏初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及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自立公子遂始告於王請以王命求昭姬於齊冬單伯遂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叔姬欲以辱魯至十五年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故經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以謀伐齊齊人賂晉侯諸侯不克伐故冬齊人又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氏曰齊侯

侵我謂諸侯不能也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至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以為公有疾使行父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盖末欲好於魯也至是年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邱左氏謂公使仲遂納賂於齊齊侯許盟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公遂及齊侯盟于穀盖自單伯如齊至是四年魯連歲病齊之難故三請于齊以求盟會於是齊魯始平矣故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季孫

行父又如齊兩年之間僅免侵伐而曾以齊故聘問之
禮必懈於晉故自十五年季孫行父兩如晉聘而後不
復往晉焉夫諸侯尊者公及處父盟所以為專盟之始
也前此隱元年及宋人盟八年公及莒人盟莊二十三
年及齊高傒盟不過間見於經未有如文公以後之盛
也嘗有大夫會伐矣然必帥師師亦未有數國大夫會伐
者盖師師者伐雖在於大夫而命實出於諸侯至此不
稱帥師又會五國大夫所以為專伐之始也嘗有大夫

盟諸侯矣未有二大夫自盟者此年遂與趙盾所以爲二大夫專盟之始也嘗有公會戎盟矣未有大夫盟戎者此言遂盟雒戎所以爲内臣盟戎之始也嘗書大夫救矣未有不言師師者此遂會諸大夫救鄭不言師師者所以爲大夫專救之始也嘗有大夫與諸侯會矣未有二大夫自會者此叔彭生郤缺會于承匡所以爲二大夫專會之始也嘗有城邑矣未有大夫帥師自城者此行父城諸及鄆所以爲内臣城邑之始也嘗有内臣

如他國矣未有二大夫同如者此叛與得臣如齊所以為二大夫同如他國之始也嗚呼東遷之後始也諸侯僭天子今也大夫僭諸侯則名分不正王道之衰至此甚矣陵遲至於溴梁之盟天下之政盡歸大夫不復有諸侯可勝歎哉

不修政不愛民不能馭臣

人君之大槩有三曰修政曰愛民曰馭臣此三者治國之大本也文公不君荒墜厥緒臨政無憂勤之誠是不

能修政也遇災無惻怛之心是不能愛民也御下無威
福之柄是不能馭臣也是以春秋備書以譏之攷文六
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十六年四不視朔夫時以作
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在焉則頒朔布政誠國之典也
文公怠於國政始以閏月不行告朔之禮然猶朝於廟
則猶之可也至於四不視朔則其廢禮甚矣豈非不能
修政乎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十三年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云歷三時而書者不憂

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夫一年之間而三時不雨孔子直書之與僖公異其辭則其無勤民之心可知矣豈非不能愛民乎經於文公書大夫會盟侵伐及聘問他國者三十而公孫敖六叔孫得臣五季孫行父七公子遂九叔彭生二單伯一夫自隱桓以來大夫出境如他國專事者固有之矣然未有如文公之時如國專事如是之甚者按公孫敖七年如莒莅盟八年如京師不至而復遂奔莒夫敖始以莅盟而如莒然猶為國事也至

次年如京師不至而遂奔莒則是廢君之命私適他國其放恣可知矣其後季孫行父公子遂得臣彭生不請公命專盟專伐踰國越境往來自如而公弗能制則威福之柄已陰奪矣豈非不能馭臣乎夫魯國之弱自隱起之然自僖公猶能增修國政愛民馭臣備見詩人之頌文公嗣位不能光紹前烈以繼箕裘之志卒使僖公之業墜地不振惜哉

宣公

好齊仇晉

魯自文公十四年以叔姬之難齊晉仇魯故其事齊之禮頗加於晉而宣公有甚者攷其在位公之如齊者五四年五年九年十年十年二會齊侯者一元年會伐者一七年及齊平國者一四年平莒及郯大夫如齊者六六年公子遂行父八年公子遂十年歸父行父冬公孫歸父逆女者一元年此公與大夫事齊之始終也夫以文公之事齊雖謹於前人然不過聘問盟會以固兩國之好而

已未有割先君之地而與齊者也至宣公即位遂以濟西之田求寵於齊魯與齊田自此始也故經書齊人取濟西田蓋甚齊之強魯之不當與也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左氏謂齊侯以我服故歸之杜預謂公比年朝齊則齊所以歸田者蓋以魯之屈服也然當時雖出於魯自爾浸啟齊侯侵奪之心故汶陽之田復歸於齊至鞍之戰四大夫帥師敗齊乃克取之則魯國之田所以或予或取而不能自固者實自宣公始也雖齊晉當時

皆強國而宣公所奉事者常切切於齊至晉則聘問濶畧唯十七年斷道之盟與晉同會至十八年公孫歸父一聘而止耳盖晉雖盟主而齊鄰國也晉霸既衰魯懼齊之侵伐其待三國獨加於齊者以紓目前之禍也嗚呼魯之事齊比歲奔走不敢寧居而齊之待魯終宣公不過一聘則其削弱盖又甚於文公也

不恤災異

昔宋大水公使臧文仲弔之公子御說曰孤實不德天

降之災臧文仲謂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葢古之賢君遇天之變則恐懼修省約已厚民庶以感動天心潛消變異使中國之民不至於困弊也魯自莊公之後災異之見惟宣公為多若六年十三年十五年三書螽七年一書旱十一年一書大水十年十五年二書饑十五年一書蝝生是皆妨農困民之災也宣公不知修德省災輕賦薄斂以弭天變乃始壞周公之法踰什一之制履畝而稅作俑於魯重困民力於彫瘵之餘其貪暴無厭

蓋亦甚矣幸而稅畝之明年五穀皆熟故春秋以大有年書之蓋喜其上下僅足以少紓民力使公不至於暴斂不然則裒克之政殆有甚於稅畝者矣公羊傳什一者天下之中制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宣公變古易常首為苛政致使後世襲之作邱甲用田賦紛然並作民不聊生豈非不貸之惡哉

公孫歸父專權奔亡與公孫敖相類

文公怠於國政公孫敖專制會盟故元年會晉侯於戚

二年盟諸侯于垂隴自是擅權於魯至八年廢君之命出奔于莒皆文公不能馭之故其放恣如此也宣公繼文而立不能鑒前覆轍而自十年以來委政歸父十年兩如齊一伐邾十一年帥師伐莒十四年會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出會諸侯聘問侵伐得自肆其專恣有甚於敖者是以十八年如晉而還遂奔於齊其廢命出奔之惡大與敖類得非宣公不制之於其始故其貽患至此乎

春秋比事卷三

春秋比事卷四

宋 沈棐 撰

魯

成公

事晉背齊

宣公委身事齊遂免侵伐及成公即位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始背齊即晉齊由是致怨於魯故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魯始堅晉之好免齊之難故是年因郤克憾

齊四卿請於晉師遂連晉衛與齊侯戰於鞍齊師敗績乃遣國佐如師請平盟于袁婁於是以汶陽之田復歸於魯而齊魯之憾平矣然魯挾鞌之戰倚晉之强謂既已敗齊恐齊之釋憾於我也遂結晉愈深奔走聘會畧無寧歲故自三年以來公如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會盟者五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戚十六年沙隨十七年柯陵會伐者六三年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六年伐鄭十七年兩伐鄭特會者二十二

年瑣澤十六年沙隨大夫如晉者三六年嬰齊行父十一年行父會伐者一八年僑如伐郯大夫特會者三五年僑如會晉荀首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吴于鍾離盟者二十六年及郤犨十八年仲孫蔑會晉侯盟晉來乞師者四十三年郤錡伐秦十六年欒黶伐楚十七年荀罃伐鄭十八年士魴襄元年圍宋來聘者二八年士燮十八年士匄來聘而盟者二三年荀庚十一年郤犨來滕者一九年凡此魯結晉之始終也齊懲鞌之

戰畏晉之強故終成之世無復加兵於魯且於晉之盟會未嘗不預魯由是有易齊之心聘事之禮閒然不講唯十年齊人來媵故十一年僑如如齊十四年再如齊逆女而止則其簡齊可知也然蟲牢馬陵之盟晉以齊服五年七年故八年使韓穿來言於魯請歸齊汶陽之田按左氏季文子言於韓穿以義非之故經於齊無取田之文則知晉雖來言而魯不與也至十六年公會晉侯於沙隨不見公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邱按左

氏晉楚以是年戰于鄢陵公後戰期魯僑如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僑如而訴公於晉侯晉侯是以不見公是年公又會晉侯伐鄭僑如復譖於郤犨曰魯季孟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蔑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晉人遂執季文子於苕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晉乃許魯平赦季孫於是晉魯之好復如初矣夫以魯之事晉非不勤而僑如挾穆姜之淫欲去季孟一譖於晉晉遂聽之則晉何信僑如

之厚而待魯之薄也大抵成功之時諸侯失政大夫擅權無國不有僑如亂魯郤犨專晉交扇兩國幾敗盟好魯既衰弱不能禁一大夫則區區事晉雖車軌不停玉帛荐至安能保其無患哉

盟楚于蜀

楚夷狄之國春秋之所甚疾也自僖公與之交好雖嘗會盟然皆合諸侯未嘗特會也至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始獨與楚會矣中國之君交會夷狄固可耻

矣然使文公與楚子同會猶云可也今以列國之尊而下交夷狄之大夫其屈中國不亦甚乎其後襄公襲公之事於是往朝於楚而春秋書之雖其國勢日微廹不得已然自成公啟之也

襄公

大夫專恣

襄公之時大夫專恣夷狄盛強小國侵侮凌夷不振至此為甚考之於經三家子孫縱横乎諸國之境侵伐會

盟皆得專之故自元年以來始則仲孫蔑五見於經元年會晉又會齊二年兩會晉五年會吳次則叔孫豹季孫宿更與國事叔孫豹見之於經者凡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陳袁僑盟四年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又如京師二十七年會盟于宋季孫宿之見經者凡十六年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邢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會吳于向及會晉

于咸十五年城成郛十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又其次則叔老仲孫速仲孫羯叔弓合嗣世緒分秉魯政而公之如他國與盟會十無四五叔老見經者三十四年會吳于向十六年會伐許二十年如齊 仲孫速三 二十年盟莒又伐邾 仲孫羯四 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九年會城杞 叔弓一 三十年如宋 此大夫專恣可知也

夷狄盛疆

當時晉楚爭鄭奔走會盟勞師侵伐中國諸侯固已不勝其患矣奈何強吳復起欲長中夏屢合諸侯以伺憑陵之隙故五年善道之會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皆起離會之文以疾夷狄之強雖晉與盟主亦率諸侯會之此夷狄之強盛可知也

邾莒來侮

夫邾莒弱國皆朝事魯者自隱桓以來唯邾人伐我南鄙一見於經實文十四年也至莒則未嘗小有侵擾今

莒人連歲興師來寇疆埸而邾亦兩嘗是伐故經書莒人伐我者三八年十年十二年侵我者一十一年與莒盟者一二十年邾伐我者三十五年十七年夫以魯國之力固十倍於邾莒宜其畏服不敢抗衡然魯反被二國之伐莫能捍禦既不勝邾則假晉以執之十九年祝柯又不勝莒則會盟以求之二十年盟向蓋非邾莒之能強也以魯國之弱無以勝之耳此小國侵侮可知也夫以襄公在位內則大夫專恣小國侵侮外則夷狄強

盛亦可謂多故矣然享國久長不至於危殆者蓋有晉以倚重也嗚呼向使魯不得晉則内外交亂朝不及夕安能傳嗣於數世哉

昭公

季平子專權逐公

按左傳二十五年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婼如宋逆之夫人告公將勿與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三世文子

武子平平子四公宣成襄昭也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是年公若以季平子將
殺夜姑怨平子郈昭伯以鬬鷄之故平子侵其室且責
之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氏以平子拘其老且以衆萬自
歸而以二人禘襄公故大夫亦怨平子公若告公為謀
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
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
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司馬駿戾帥徒以往逐公徒孟氏亦伐公徒公與臧孫謀遂行此季氏逐君之由也故經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言孫者諱公之見逐於臣也齊侯取魯之邑以居公故是年書齊侯取鄆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杜預謂成孟氏邑盖公自鄆圍成也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左氏曰謀納公也又至自齊居于鄆言不成乎納公也至二十七年兩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以見公屢求於齊齊

卒不克納故公復居于鄆齊既不納公遂往請於晉故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言如晉而曰次于乾侯不與如齊同文者言公不能通於晉而待命于乾侯也杜預曰乾侯晉境內邑齊晉二國既不知季氏之惡復昭公之位故終公之身不能反魯卒不免死乾侯然自昭公之出始居于鄆次于乾侯播越於外固已非已之有而聖人於八年之間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

國也夫季氏專國政始於宣成之時逐君之惡雖非驟
致然以千乘之國不能保一身則亦自昭公失政有以
致之耳公既不君自致失國然自即位以來奔走齊晉
奉承無缺則所以救援者實二國之君也齊侯居公于
鄆者三年公之求晉待命于乾侯者四年亦非不久也
以晉為盟主齊為強國土地之廣兵車之衆豈不能勝
季氏向使齊晉合諸侯之師仗義而起則納公於曾無
難者既不能然乃徒使人唁之二十五年齊野井二十

九年齊高張三十一年晉荀躒乾侯是也是齊晉雖有
恤公之名無納公之心考之經公自二年至二十三年
如晉凡七唯五年十五年能通于晉餘則至河而復至
叔弓季孫宿叔孫婼季孫意如前後如晉凡七往則見
納用是知晉以季氏之專昭公失政故知有季氏而不
知有公也又按史記晉世家昭公居乾侯衛宋請晉納
公季平子私賂范獻子是以晉不果納是時六卿割分
公室晉國益弱則晉之權臣自專國柄使晉侯雖有納

公之心亦勢有所不可行也嗚呼晉之威勢既不能逞
遂使季氏横恣日深無復忌憚卒致昭公之失國夫以
魯之事晉拳拳若此猶不能保公之位况其平居遇齊
不逮晉十五又安能責齊之戮力哉

定公

紛紛多故

晉自文公主霸其後厲悼公繼與當時諸侯間有專盟
會侵伐之事然大率皆晉主之則中國猶有所倚重陵

夷及乎定公之時外則夷狄交横二年楚伐吳四年吳敗楚又入郢五年越伐吳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内則專臣背叛十年宋大心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佗石彄奔陳十一年辰佗彄地入於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北宮結來奔衛公孟彄出奔鄭而六卿競起割分晉國晉方外畏内虞之不暇是以諸侯蔑晉肆為仇黨十五年間書滅者四四年蔡滅沈六

年鄭滅許十四年楚滅陳十五年楚滅胡　書擅會盟者

八　七年齊盟鄭八年衛盟鄭十年公會齊衛鄭于安甫

十一年叔還如鄭會盟十二年公會齊侯于黄十四年

公會齊衛于牽秋齊宋會于洮　書侵伐者十三　六年公

侵鄭七年齊侵衛又七年齊國夏伐我西鄙八年公兩

侵齊齊國夏伐我西鄙晉士鞅侵鄭衛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侵衛十年晉趙鞅圍衛十二年衛公孟彄伐曹

十三年又伐曹十五年鄭罕達伐宋　紛紛多故莫與拯

援固不可望二霸之盛求如蕭魚之會亦不可也故雖以魯之弱國亦侵鄭侵衛前此所未有者今屢見於經蓋自入春秋以來中國交亂於此為盛矣嗟乎以五霸望三王固不免於罪人以定哀之間望二霸則其功被一時不亦卓歟

陪臣叛逆盜寶器竊城邑

按五年左氏陽虎囚季桓子盟于稷門之內六年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七年齊人歸鄆陽關

陽虎居之以爲政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孫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亂必及子先備諸遂與孟孫爲期欲以兵救孟氏陽虎季氏將如蒲圃桓子道適孟氏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陽氏戰陽氏戰敗說甲如公

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九年陽虎歸寶
玉大弓魯伐陽關討之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
之鮑文子諫乃止齊侯執陽虎囚諸西鄙虎逃奔晉適
趙氏此陽虎在定公時亂魯之實也又按左氏定十年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聽立之公南為馬
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武
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
子及齊侯復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偽謂侯犯曰子盍

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侯至赤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侯犯請行郈人許之犯遂奔齊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

知我將弗墮冬、公圍成弗克此定公時魯墮三都之實
也夫國以寶器為重城邑為固皆國君之所當守今僭
亂之臣得以刼其重器據其城邑是無國也然當定公
之時魯國衰微至此為極則陪臣作亂宜非公所能制
蓋其禍出於昭公失政季氏專權馴致逐君之惡當時
魯國知有季氏不知有昭公是以陪臣襲其叛逆之迹
盜器以出專邑自強無復顧憚而三桓縮手受制惴惴
畏慄刼盟囚辱反下同於奴隸所賴孔子之聖仲由之

勇僅能逐之故魯祚不至於遽亡其亦幸歟

哀公

伐邾會吳

嗚呼甚矣哀公之不君也繼昭定之昏寶器既去而復得強邑既失而僅存陵遲廢壞至此極矣公既不能振興魯國則區區保守封域僅免於難可也魯不是懼且勤師外討憑陵小國務為吞并抑何昏庸如是耶夫元年仲孫何忌伐邾二年三卿復伐之取漷東田及沂西

田左氏謂邾人以二田賂魯故州仇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魯既得田而結盟亦可已矣然三年州仇何忌又
帥師圍邾六年何忌又帥師伐邾七年公親伐之且入
邾而以邾子益來至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齊亦如吳
請師欲伐我乃始歸邾子益于邾則其貪暴之心前所
未有也夫公之伐邾若此其甚至於吳則切切奉事之
不暇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至八年吳
以邾故加兵伐我而公之事吳尤加於前故十年公會

吳伐齊十一年又會吳伐齊十二年會于槖臯十三年會于黃池盖當時諸侯之國其強盛可恃者莫加於吳故魯畏事之如是其謹也噫魯以周公之後守土東藩而屈以事人莫適為主方晉主盟則背齊而事晉及齊見伐則舍晉以求齊齊晉既衰則又轉而歸吳矣夫以中國諸侯而卑事夷狄魯不知耻尚欲挾強凌弱以規目前之利若哀公者其何以為國哉昔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諸侯謹其四

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能無亡乎然則國家之衰以城為固其興也以德為固疲民以城邑可以紓目前之患非保國之長策也哀公當昭定衰陵之餘不務修德以強其國而唯城築是務故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郛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比歲勞民以免無患殊不知亟城弗處民罷弗堪吾恐魯國之憂不在諸侯而在蕭墻之内也悲夫

魯大夫自襄之後見經者唯三家及叔肸之後耳更無他族

魯大夫書於經者四十七人其間不稱族者五人無駭翬挾柔溺陸淳云挾溺專命故去氏是也先儒謂皆大夫之未命者唯翬於桓三年稱公子則至是時始命以族故也按經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若公子益師公子彄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公子遂公子慭皆羣公之子也若公孫敖公孫茲之類皆羣公子之子也益師孝公子字衆父公子結公子買公子偃宣公之

子公子慭皆無子孫見者翬柔溺世緒亦不可考今採其族類前後可見者别言之 無駭公子展孫卒于隱八年公命為展氏至僖十五年經書震夷伯之廟杜預謂夷伯展氏之祖父則知無駭之先也 公子彄孝公之子左氏所謂臧僖伯其後則有臧孫辰 彄孫文仲 臧孫許 辰子宣叔 臧孫紇 宣叔子武仲 公子遂左氏所謂東門襄仲 莊公子 其子曰公孫歸父 子家 於宣十八年自笙奔齊後其繼遂之嗣曰仲嬰齊 昭子 叔肸 惠伯

宣公之子也其子曰公孫嬰齊子叔聲伯亦曰子叔嬰齊嬰齊之子曰叔老叔老之子曰叔弓叔弓子曰叔輒叔輒子曰叔伯伯弓之子叔鞅穆伯弓之子叔詣叔輒之子也季子其曾孫曰叔還成子若夫慶父共叔叔牙僖叔季友成季之子則皆桓公之子也三人在莊公皆為卿其後三家共秉國之政所謂三桓子孫是也慶父之子曰公孫敖左氏云孟穆伯敖之孫曰仲孫蔑孟獻子蔑之子曰仲孫速莊子速之子曰仲孫羯孟孝伯

羯之子曰仲孫玃孟僖子玃之子仲孫何忌此慶父之族也　叔牙之子曰公孫茲叔孫戴伯孫曰叔彭生叔仲惠伯茲之子曰叔孫得臣莊叔得臣之子曰僑如宣伯僑如之弟曰叔孫豹穆叔叔孫穆子豹之庶子曰叔孫婼叔孫昭子婼之子曰叔孫不敢子不敢之子曰叔孫州仇武子此叔牙之族也　季友之孫曰季孫行父文子斿文子之子曰季孫宿武子宿之子曰季孫紇悼子紇之子曰季孫意如平子意如之子曰季孫斯

桓子此季友之族也凡此皆魯之世卿族類見於經之大略也今考其行事繫於政者請原其終始　隱之大夫曰公子益師公子彄無駭翬挾五人益師彄挾以卒見無駭翬以事見夫無駭翬挾非卿故不稱族則不當登於冊書亦不當以恩錄其卒蓋古者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之而已賜族者則書族未賜則書名無駭翬挾亦卿也以未賜族故特書其名以明非世卿也且周室既東禮樂征伐之柄專於諸侯

故盟會侵伐自出其意今隱公在位凡盟會雖親制之
而侵伐多付於臣故二年無駭入極四年翬帥師會宋
陳蔡衛伐鄭十年又會齊鄭伐宋夫入國重事也而以
卿行是見隱公弱於主威而輕於臣也按左氏伐鄭之
役公不出師翬固請而行故不書族疾之也夫征伐國
之大事而不由君命以出是隱不能制其臣而長羽父
之專恣也至十年伐宋之師又不待公命貪會二國故
亦去氏以貶之使翬專恣如此故隱公卒罹翬手不獲

令終誠隱不善過之過也　桓公之大夫曰公子翬柔二人公子翬以三年如齊逆女柔以十一年會宋陳蔡盟于折夫逆女親迎之禮也而使大夫逆之盟諸侯所以結信而衛社稷也而使大夫會之則其失禮損威也甚矣　莊公之大夫曰公子慶父溺公子結公子友臧孫辰公子牙慶父友牙則桓之三公子也公子牙事不見經慶父二年伐於餘邱三十二年如齊友以二十五年如陳二十七年如陳葬原仲三家之禍已萌於此矣

蓋莊公以兄弟之愛使三弟共執魯政逮其卒也三家各爭所立更三君歷數年禍始定其末世子孫終為魯患蓋基禍於莊公也溺以二年會齊師伐衛左氏謂疾其專命故去氏公子結以十九年媵陳人之婦于鄄與齊宋盟結乃矯命專盟書遂以惡之若曰結之盟出於安國家利社稷可以專之則是年冬齊宋陳加兵於魯豈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哉夫溺專伐結專盟皆弗之禁是莊失君之柄也然莊公內不能防閑其母其能制臣

之專乎唯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雖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而公之為國不能預畜以待饑是亦莊公之罪也　至閔公在位不久大夫罕見唯元年書季子來歸二年書慶父奔莒當是時國難未已故或歸或奔自作弗靖莫能制之　逮僖公即位禍難始夷其大夫則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子買五人友之見經者五元年敗莒師三年如齊涖盟七年十三年如齊十六年始卒茲之見經者三四年侵陳五年如年十六年

卒敖之見經者一十五年救徐遂之見經者六二十六
年如楚乞師二十七年入杞二十八年如齊三十年如
京師如晉三十一年如晉三十三年伐邾買之見經者
一二十八年戍衛不卒戍刺之當時更二霸主盟中夏
政事多主於齊晉其間唯敗莒如牟如楚乞師入杞伐
邾乃專為國事然大抵不過奉君師旅及從盟主之命
救伐諸侯聘事霸主交好小國無他專僭之事則僖公
御得其道故也　文公繼祚其大夫曰公孫敖公子遂

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五人敖之見經者八元年
會晉侯冬如齊二年會陳宋鄭晉盟五年如晉七年如
莒涖盟八年如京師不至奔莒十四年卒於齊十五年
齊以喪歸遂之見經者九二年如齊納幣六年如晉會
葬襄公八年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又會雒戎盟于暴九
年會晉宋衛許救鄭十一年如宋十六年及齊侯盟于
郪丘十七年十八年兩如齊得臣之見經者五元年如
京師三年會晉宋陳衛鄭伐沈九年如京師葬襄王十

一年敗狄于鹹十八年如齊行父之見經者七六年如陳秋又如晉十二年城諸及鄆十五年如晉秋又如晉十六年會齊侯于陽穀十八年如齊彭生之見經者二十一年會晉郤缺于承匡十四年伐邾夫文公怠忽荒政不能紹箕裘之業凡會盟侵伐聘好列國皆委政諸臣故其在位十八年見於經者無幾用見權奪於臣而不能自制其威福也是以聖人多變文以示義在文公

例

自隱至僖國之紀綱猶正於君自文以後則綱紀廢

弛浸以衰弱蓋至此而一變矣　立宣公之朝者凡五
大夫公子遂見經者四元年如齊逆女夏又如齊八年
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是也叔
孫得臣見經者一五年書卒是也季孫行父見經者二
元年十年如齊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二九年如京師十
五年會齊高固于無婁是也公孫歸父見經者八十年
如齊葬惠公秋帥師伐邾取繹冬又如齊十一年會齊
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

年如晉冬還自晉至笙奔齊是也夫宣公居位之年與文公等事屬於臣者鮮於文公之半豈其懲文公之過知稍正其綱維乎唯是十年以來委政於歸父故終十八年公罕書經而歸父預國事者特多逮公方没歸父即自晉奔齊此亦專任之過也　成公繼宣之緒其大夫七人季孫行父見經者六二年連三卿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六年如晉九年如宋致女十一年如晉十六年晉人執之舍于苕邱冬

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仲孫蔑見經者三五年如宋六年及僑如侵宋十八年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盟于虛朾是也臧孫許一見於經四年書卒是也仲孫蔑六見於經元年會八國圍宋彭城又會四國次于鄫繫

襄公

二年會五國於戚冬會九國于戚城虎牢五年會吳于善道十九年書卒是也季孫行父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叔孫豹見於經者十四二年如宋三年及諸侯之大夫盟四年五年如晉六年如邾十四年會十二

國伐秦十五年城成郛十六年如晉十九年會晉士匄
于柯二十二年救晉二十四年如晉冬如京師二十七
年會八國于宋秋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是也季孫宿
見於經者十六年如晉七年如衛八年會晉侯鄭伯齊
宋衛邾人于邢丘九年如晉十二年救台入鄆十四年
會晉士匄十二國會吳于向冬又會六國于戚十五年
城成郛十九年如晉二十年如宋是也叔老見於經者
四十四年會十二國會吳于向十六年伐許二十年如

齊二十二年書卒是也仲孫速見於經者一二十三年書卒是也仲孫羯見於經者五二十四年侵齊二十八年如晉二十九年會十國城杞冬又如晉三十一年書卒是也叔弓見於經者一三十年如宋葬共姬是也夫襄公之時三家浸盛盟會侵伐之舉三家專其任行父以五年卒則宿以六年繼其政蔑以十九年卒則速以二十年繼其政速以三十三年卒則羯以三十四年繼其政至豹則任政尤久其事倍詳雖叔考叔弓間見於

經然權非所專故其事亦略紀以出奔書初未嘗獲與國事則知當時之權分居三家可知矣　昭公在位三十二年其大夫十人叔孫豹見於經者二元年會十國大夫于虢四年書卒是也季孫宿見於經者三二年六年如晉七年書卒是也叔弓見於經者十一元年疆鄆二年如晉三年如滕五年敗莒師於蚡泉六年如楚八年如晉九年會楚子于陳十年同意如仲孫貜伐莒十一年如宋葬宋平公十三年圍費十五年書卒是也叔

孫婼見於經者七七年如齊涖盟十年如晉葬晉平公二十三年如晉晉執之二十四年至自晉二十五年如宋冬十月戊辰書卒是也仲孫貜見於經者四九年如齊十年同意如叔弓伐莒十一年盟邾子于祲祥二十四年書卒是也季孫意如見於經者六十年伐莒十一年會七國于厥憖十三年晉人執以歸十四年至自晉十六年如晉三十一年會晉荀躒于適歷是也叔輒見於經者一二十一年書卒是也叔鞅見於經者二二十

二年如京師二十三年書卒是也叔詣見於經者二二
十五年會九國大夫于黃父二十九年書卒是也仲孫
何忌見於經者一三十二年會十國城成周是也夫自
襄至昭三家日強昭公不君欲逐季氏而弗克反見逐
於季氏次于陽州者一年居于鄆者四年在乾侯者三
年卒隕於乾侯不能復國諸侯不能討國人不能誅蓋
權在其手而得以自恣故也況滔滔天下世卿不知其
幾季氏翫為故常恬莫之恤故使僭叛之徒得逞其姦

心而不顧焉　定公繼世其大夫六人季孫意如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仲孫何忌七見於經三年盟邾子于拔六年同季孫斯如晉冬又圍鄆八年又同斯帥師侵衛十年同州仇帥師圍郈秋又圍郈十二年同季孫斯隳費是也叔孫不敢一見於經五年書卒是也季孫斯四見於經六年同何忌如晉冬又及何忌圍鄆八年及何忌侵衛十二年又同何忌隳費是也叔孫州仇四見於經十年及何忌圍郈秋又圍郈冬又如齊十二年

帥師墮郈是也叔還一見於經十一年如鄭蒞盟是也
夫定公之時非特三家之強盛兼制魯國而陪臣陽虎
之流又出而乘三家之後互相劫制日趨亂亡故經於
八年書竊寳玉大弓國之重器而盜得竊之見陪臣之
僭叛也故經於定公書圍郈圍費墮費墮郈皆以陪臣
強暴劫制三家是以墮其強邑以抑其勢也且叔弓在
昭公時常主國事子孫亦屢繼其政至定哀之際唯三
家秉權叔弓之後殊罕見經矣用知魯之季世其權專

在三家猶六卿之於晉也　哀公秉統之末大夫見經者四人仲孫何忌五見於經元年戍邾二年同州仇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州仇圍邾六年戍邾是也季孫斯三見於經二年同州仇何忌伐邾三年及州仇城啓陽秋書卒是也叔孫州仇四見於經二年同季孫斯仲孫何忌伐邾取田又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年同季孫斯城啓陽冬又同何忌圍邾是也叔還二見於經五年如齊六年會吳于柤是也夫三家名氏多連書於經自哀

七年以後至於獲麟則名氏絕不見矣蓋三家至此日
微故有事則協力以相濟扶持目前久安之計耳逮其
盡也雖欲協力以張國事且不可得此三家名氏自哀
七年以來所以寂無聞也嗚呼春秋一經更二百四十
二年歷十二公諸侯僭天子自隱公始大夫專國政自
文公始三家之盛則始於襄陪臣之強則始於定皆反
覆相制以從危亡雖以孔子之聖道不行於時君徒垂
憲於筆削以律萬世而已可重歎哉

春秋比事卷四